

无争树

■燕 荻

去卖，顺便带些零食回来分给孩子们吃。

有一年，五爷爷家失窃了，丢失了一只祖传的金镯子，还有一瓷罐古铜币。村里沸沸扬扬，都说那是无价之宝啊。还有人说当天看见哑叔从五爷爷家门前经过。然后就议论开了：“原来哑叔是这样的人，真想不到！”“哑叔忠厚老实的样子，才不是那样的人！”“哎呀！人不可貌相。”“是啊是啊，真是引狼入室……”

后来，哑叔给村里人帮工，他们都拒绝了，编织的竹器大家也不要了，孩子们也不再到围龙屋玩耍了。久而久之，哑叔就全明白了。明白过来的哑叔突然害怕见人，就是遇见小孩子，脸也会刷地一下红了。

来年春天，阳光洒落在潺潺的流水中，岸边的无争树黄了叶子。哑叔坐在树下发呆，他抬头看天，是干净的蓝，白云一朵一朵飘过。他凝望着这一切，把从前的事情回忆了一遍，把所有在意的一切重新想了一遍，然后汹涌的泪水从他悲伤的眼中流出来。

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近这个他深爱着的村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

不久，五爷爷家丢失的东西找到了，原来是被他家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孙子藏到谷堆里去了。

村里人路过无争树时，不免回头看看空空荡荡的围龙屋，心中一片怅然。

平凡人的小确幸

■袁燕

师傅。他已经提早到达了，把一个双人木沙发和四把木头凳子从七楼搬下来，他花了20多分钟。我发现他是个做事特别有章法的人，先是在门口看了看门洞的大小，再量了一下木沙发的长度，然后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几个布套子把沙发的角套上。那几个布套子想来是他老婆的手笔，都是由旧棉毛衫改造而成，浆洗干净，针脚细密。然后，他用宽布带把沙发捆扎起来绑在背上，仔仔细细地把沙发运到一楼他小四轮的斗里，再上楼把四把椅子妥妥贴贴地搬下楼。从市里到我老家大概40分钟的车程，在路上我们攀谈了起来。他让我猜他的年纪，花白的鬓角、稍微佝偻的背、额头沟壑纵横的皱纹让我脱口而出：“50岁吧。”他爽朗地大笑：“我今年45岁，看起来很显老吧？但是我挺知足的，我有一个能干的老婆，两个争气的儿子，凭劳动力赚钱，生活还过得去。别人可能觉得我天天帮别人搬运货物，做的是最底层的工作，天天吃苦受累，肯定特别没意思，但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我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我现在特别自豪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赚钱。我曾经也有钱过，20岁揣着仅有的500元钱从衡阳乡下去广州打工，搬过砖，送过水，打拼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在广州开了个水果超市，当时也赚了不少钱，在天河区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我跟朋友们赌钱，把手里的现金、房产、超市输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欠别人20多万。当时真是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也没有脸回来，那一瞬间想死的心都有了。但老婆鼓励我说，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是从一无所有熬出来的，只要不怕苦就能够从头再来。我们现在回到衡阳10年了，我开小四轮跑运输当搬运工，我老婆也很辛苦地帮我赚钱养家。她非常能干，能吃苦，她一直打两份工，除了照顾一个瘫痪的老太太外，还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给一个茶楼做饭。她做的饭可好吃了，我中

午从不在外面吃，老婆忙完了就会送饭给我吃。你看我比跑运输那些哥们都幸福，他们都在外面吃午饭，那有什么营养啊！现在我们把账还清了，还在衡阳又买了一套房，虽然不大，但是一家人和和美美，我还有什么知足呢？”我看着他本来不该那么显老的脸上绽放出由衷的笑容是那么地富有感染力，我不禁为他感到高兴起来了：“你有两个儿子，负担不是很重嘛？”说起两个儿子，他笑得嘴巴都要咧到耳朵根了，骄傲的神色溢于言表：“真不知道是不是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这两个儿子从来没让我操心过，大儿子去年已经大学毕业在深圳找到了工作了，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就给我和他妈一人买了一套衣服，还是名牌！我二儿子更会读书，今年考上了省里师大附中的理科实验班，听别人说那是那个学校的竞赛班，都是牛娃才能进呢！”

说着说着就到了我乡下的老家，他细致地把沙发和木凳子搬到客厅，把搬来的家具用布仔仔细细擦了一遍。有两个凳子有些松动了，他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螺丝刀把所有的螺丝都拧紧了，然后对我笑着说：“这样就牢靠了！”我奇道：“你还随身带修理工具？这并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啊！”他说：“虽然我只是个搬运工，但是我总是这样想，再小的事儿我也要把它做好，像那个包着家具边边角角的布套子就是我老婆帮我做的，这样就能不损坏家具，随身带着工具是为了在别人的家具松了、散了的时候就能派上用场，这对我是举手之劳，对别人却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我钦佩地看着他，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种人，凭着自己的劳力每天为家里的生计奔波，可能也曾被生活的困难打倒在地，却在家人的支持下重新出发，在平凡的生活把微不足道的工作做到极致，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感谢生活中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大小小小的际遇，感恩生活给予他们的小确幸，即使渺小如尘埃，却能在尘埃中开出花来，即芬芳了自己，又赠人以余香。



涅瓦河畔的诗人们

■甘建华

涅瓦河畔十二月党人广场，白鹳梅开得正艳。广场中央有一个圆形大草坪，竖立着彼得大帝的骑马雕像,从每个角度看上去,都非常壮观而有气势。据说骏马象征着俄罗斯,马蹄踏着的蛇寓意着反对势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所谓的反对势力,却成了人们永远缅怀并歌颂的对象。将近两百年前,1825年12月14日，趁着刚登基的尼古拉一世根基未稳，激进的自由党人们在此发动政变,希望能将俄国带上民主自由化的政治体制。在沙皇的残酷镇压下,革命宣告失败,参与政变者付出了惨痛代价,都被打上“十二月党人”的烙印,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直到整整一百年后,为了彰显这批先驱的历史意义,将当时发起革命的元老院广场更名为十二月党人广场。历史就是这样吊诡,最终还是回归人心,十二月党人站在了赢的这一边。

就在这个著名的广场,有两首长诗让我心潮澎湃。一是普希金1833年创作的《青铜骑士》,也叫《彼得堡的故事》,是其所有作品中最具革命性的一部,锋芒指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高傲的骏马,你奔向何方？/你将在哪里停蹄？/啊!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你就如此在深渊之底,/在高峰之巅，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据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曾问普希金:“如果你当时也在彼得堡,你会参加吗？”普希金昂然答道:“当然！陛下。”沙皇尽管心里不高兴,却也没把诗人怎么的。另一首是涅克拉索夫于其40年后发表的《俄罗斯妇女》,讴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在道德腐败、落井下石的年代,没有抛弃自己的亲人,而是勇敢地站在断头台边,或是跟随丈夫流放。她们的崇高品德和自我牺牲精神,让后人由衷敬仰并为之歌唱。

涅瓦河全长74公里,其中28公里位于圣彼得堡范围,其余在列宁格勒州境内。平均宽度400至600米,最大宽度1200米,最深处24米。以河水流量计算,它居伏尔加河、多瑙河之后,是欧洲的第三大河流。圣彼得堡是一座水城,由几十个大小岛屿和大桥组成,又被称为“北方威尼斯”,那些古典宫殿、教堂、学院,都分布在涅瓦河两岸。

其他景点我都没有刻意记住，涅瓦河右岸的彼得保罗要塞却是例外:1703年彼得大帝在兔子岛上奠基,与圣彼得堡同龄。本来是为了防卫瑞典以及发动战争之用,但几次都没有发兵开战,直到后来改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成为俄罗斯的巴士底狱。据说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坛大咖,都曾因反对沙皇的暴政身陷其中。

高尔基是中国上世纪最具知名度的外国大文豪之一,早年不平凡的经历在其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中作了生动的记述,它们包括《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1901年,高尔基因参加圣彼得堡示威游行而被捕,著名散文诗《海燕》就是嗣后写成的。他以这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迎接了20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颇有趣味的是,在俄罗斯的天穹下,我看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云彩,绝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它就像《海燕》开篇所说的那样:“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饶有意味的是,高尔基的全名马克西姆·高尔基,俄文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意为“最大的痛苦”。1892年,他在《高加索报》用这个笔名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孰料这个笔名一语成谶。他曾经说过:“我到世界上来,就是为了不妥协！”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广为流传的名言。一旦读过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白痴》《死屋手记》,那就终生无法自拔。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俄国人的观点》一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沸腾的水涡,回旋的沙暴,翻滚的嘶嘶冒气的海龙卷,把我们吸了进去。它们整个儿是由灵魂的质素所构成。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打着转,蒙了眼,喘不过来气,有时充满了晕眩的狂喜。除了莎士比亚,再也读不到更令人兴奋的东西了。”这个患有癫痫病的苦命儿,9岁首次发病,之后间或发作伴其一生。1849年4月23日,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在行刑之前的最后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他写给哥哥那封《我没有被枪毙,请别为我悲伤》的家信,让人读来无法不泪如雨下。俄罗斯小说在19世纪达到巅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既是天才,也是鬼才。

车尔尼雪夫斯基16岁就已经通晓7门外语,堪称一个超级学霸,被老师和同学戏称为“涅瓦河畔的书生”。他曾参加涅克拉索夫主持《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祖国问题》和《现代人》两家进步杂志的撰稿人。1862年,他被沙皇政府逮捕,7月7日关入彼得保罗要塞,两年后被判处服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在囚禁与流放中,他毫不沮丧,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秀作品,最有名的就是长篇小说《怎么办？》。因此,列宁把他誉为“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普列汉诺夫把他比作“俄国的普鲁米修斯”。

国家形象的建设,有赖于文学家的作品重构。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没有参与国家形象建设或参与较少,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除了前述几位大文豪,对我这一代作家影响至深并为之感恩的,还有一个名字不应被忘记,这就是康·巴马斯托夫斯基。他的《金蔷薇》一书,年轻时我甚至能倒背如流,另一本《面向秋野》同样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因为这两部名著,巴马斯托夫斯基在我的心里有着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可惜这次俄罗斯随团之行,没有到过他的旧居和博物馆,甚至没有见到他的街头雕像,这是引以为憾的事情。

我最早读到的外国诗歌,是“俄罗斯诗歌之父”普希金关于大海的描写。位于圣彼得堡南部约25公里处的普希金市,旧称皇村,是普希金成长为一个天才少年的地方。他在这儿度过6年(1811—1817)求学时光,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从此冉冉升起。1814年,15岁的他当众朗诵诗作《皇村回忆》,受到宫廷大诗人杰尔查文的击节赞赏,据说后者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名作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普希金这样写道:“当年,在皇村学校的校园里,/我像朵鲜花似的自由开放;/喜欢读阿普列尤斯,/而没读过西塞罗。/当年,在神秘的山谷里,/春光明媚,天鹅鸣啼,/我伫立水边,欣赏幽波潋滟,/缪斯在我的面前出现。/我学生时代的小房,/突然大放光明;/缪斯在这里大摆年轻才思的盛宴,/歌唱童年的欢乐,/也歌唱我们古代的荣光/和心灵的颤栗梦想。”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特别有意思的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也与皇村有关。她在《自述》中说,还是一岁的时候,便被送到皇村,稍大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一直生活到16岁。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5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跟着学会了说法语,11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俄罗斯是一个深沉、压抑、苦难、忧郁的民族,这与我在飞机上见到男乘务员眼中的神色是一致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和魅力,正在于它同时代、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所以始终散布着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别林斯基语)。我曾经读过阿赫玛托娃的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和《安魂曲》,前者以现代人的眼光对过去时代进行反思和审判,后者以其深邃的思想性、哲理性和艺术上的新颖引人赞叹,不得不承认她是“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20世纪俄罗斯诗坛屈指可数的诗人之一”。

除了家乡雁城衡阳和第二故乡青海高原,我很难得留恋其他地方,但现在第三个地方出现了。离开皇村,作别涅瓦河,我真的有些依依不舍,怀念少年时代读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唏嘘和懊悔,怀念大学时代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憧憬和忧伤。普希金在创作活动上曾受沙皇政府迫害,法国流亡者丹特士又放肆地追逼他的妻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普希金死于一次事先布置的决斗。那一年离现在刚好180年,那一天是1837年2月8日。而在其下世前三年,挚友果戈理曾大胆预言:像普希金这样的俄国人,200年才能出一个。遗憾的是,俄罗斯迄今似乎并未见到新的普希金诞生,令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慨叹。想到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来这里瞻仰文学圣地,感受太阳和月亮的诗歌光辉,热泪顿时溢出了我的眼眶。

围龙屋东、西两边对称，前低后高，主次分明，里面有厅堂、天井、水井，从前住有10多户人家。哑叔十多年前因家乡水灾流浪到这个地方时，围龙屋已经空了。家家户户都在旁边盖起了新的房子，围龙屋只放柴草、杂物。围龙屋的主人们可怜哑叔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叫他随便在围龙屋挑个房间住下。这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饿不了。哑叔对村里的人无限感激，从此便在村子里住下了。

哑叔并不哑，只是他不爱说话，别人问话不是点头就是摇头。他也从没有说过自己叫什么名字，没有说过家乡的事。天长日久的，大家都叫他哑叔，他点点头，看着对方，表示回答。

孩子们会欺负这个流浪汉，常常追着他，给他扬泥沙，故意将他厨房里的食物撒很多盐。哑叔并不恼，还经常给孩子们零食。他是真心喜欢这些孩子，他的一双儿女被大水冲走时也是这么大，也是这么调皮捣蛋。

他在门前的河边种了一棵“不知春”，不知春也叫无争树，总是在春天落叶，在夏天发芽，所以叫“不知春”。也有人叫它自顾自生长，不管什么春夏秋冬，与世无争。每年春天，哑叔就坐在岸边，静静地看着无争树那细细的叶子纷纷落在水中央，跟着光影舞蹈着，许多鸟儿雀儿吱吱喳喳在树枝中

每一个城市的立交桥下都有着最具烟火气的生活场景:卖烧饼烤红薯的老太婆在卖力吆喝;理发的老师傅聚精会神地给顾客修理鬓角;摆地摊的妇女边摆摊边照料怀里哼哼唧唧的小婴儿；烤羊肉串的小贩在给滋滋啦啦冒油的肉串刷油。还有一群人更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皮肤黧黑，面容疲惫，倚着小四轮等待顾客来运送货物，这其中有一人就是我今天故事中的主人公。

我前段时间重新粉刷房屋，想把家里几件旧家具送到乡下老家去，于是就跑到立交桥下去找一个小四轮司机。立交下的一侧一字排开十多辆蓝色的小四轮，在等候着客人的司机们三五成群，或扯字牌，或聚堆闲谈。有一个司机帮在擦拭他的营生工具，六成新的工具车给他卖力地擦得锃亮，纤尘不染，在一堆灰头土脸的小四轮中格外扎眼。我下意识地走到了这辆车前，这个司机个子不高，脸上皮肤黑得发亮，一双手骨节分明、粗糙黝黑，他抬起头来和气地跟我打了个招呼，一笑很明显地看到他缺了两个门牙。他说他姓刘，从事这一行已经近10年。我跟他商量好明天托运家具的价格和时间，已时近中午。附近的搬运工和司机们都在附近买来盒饭用餐，但这个司机并没有去吃中餐的意思。我不禁好奇，问道：“你怎么不去吃中饭呢？”他憨憨地一笑：“我老婆会送饭给我吃。”他右手一指，“来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微胖的妇人拎着一只保温桶快步向我们这边走来。刘师傅紧着两步迎了上去，接过保温桶，就坐在驾驶室里大口吃了起来。妇人站在旁边，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干净的毛巾给老公拭汗，一面说：“你慢点吃，今天我给你做了牛肉，像你天天干体力活要吃点肉才能有力气。”刘师傅回应她一个笑容，仿若吃了山珍海味般心满意足。

第二天，到了约定时间，我到楼下等刘

呼伦贝尔看放牧

云朵在草原深处，压着放牧人的影子
他的牧鞭没有高过草坡
草场宛若无边的大布
羊嬉戏，牛奋蹄，马奔驰
肆意泼墨抒写画卷
海拉尔河像马头琴
任雄鹰俯冲，难怪蒙古长调
那么辽阔，残阳余音缭绕时
圆月却举着奶茶，托着地平线的悠远

我不是一个隐忍的人，仿佛深处大海
单调的惊叫声，惊动
草上的露水，有一搭没一搭地
扭

在恩和

月光泄了一地

风，来自西伯利亚

额尔古纳河水轻拍草原的气息
羊、牛、马、雄鹰均已入眠
雄阔的大合唱，完美谢幕
今夜，在恩和，俄罗斯风情的木房子
栖息旅途的疲惫，南国家园
离我已三千里，几颗星星
散淡在寂寥的天穹
有一顆指向南方，牵引
家人走入我梦的领地
妻子抚发似弹拨马头琴，儿子策马唱着长调
父母踩着如水的月光，看那牛羊成群
这是多么温馨的画面
父母生前从未说出的奢望
他们的坟头也许在一样的月光里飘摇
但，刮过的风一定不是一个方向

就算西伯利亚的风，也无法入土三尺，无法让他们惊醒：北

额尔古纳的白桦林

额尔古纳的白桦林
仿佛四季都覆盖白雪
初秋的时候，也白得只剩金属的质感
钢钎一样挺拔，托举着太阳和风
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边缘，突兀地伫立
在你不经意时，利剑出鞘
万箭齐发，不得不退避三分
湿润的往事，一划拉就溃败
卑微的生活破洞百出
以致我中年的脊背挺了挺
身姿，与白桦树一样